

看不見的

城市

黃昏的御花園中，
年老的大蒙古帝國之王忽必烈，
凝神傾聽來自威尼斯的青年旅人馬可波羅
向他描述記憶的城市，
慾望和記號的城市，死亡的城市，
所有他統領但似真似幻、看不見的城市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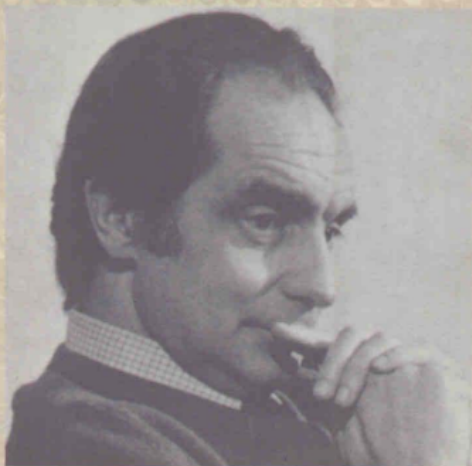
[義大利]

伊塔羅·卡爾維諾◎著

王志弘◎譯


M_{aster} P_{iece}

大師名作坊



ITALO CALVINO

卡爾維諾(Italo Calvino, 1923—1985) 出生於古巴，父母都是熱帶植物學家；兩歲左右父親就任義、法邊界的聖·雷墨植物園園長，舉家遷離古巴。二次大戰期間他加入抗德游擊隊，45年加入共產黨，47年畢業於都靈大學文學院，並出版小說《蛛巢小徑》。50年代他致力於左翼文化工作，即使在57年因蘇聯入侵匈牙利而退出共產黨之後亦然。他50年代的重要作品有《阿根廷螞蟻》、《我們的祖先》三部曲和《義大利民間故事》。60年代中期起，他長住巴黎15年，與李維·史陀、羅蘭·巴特等有密切交往；60年代的代表作為科幻小說《宇宙連環圖》，曾獲頒美國國家書卷獎。70年代卡爾維諾致力於開發小說敘述藝術的無限可能，陸續出版了《看不見的城市》、《命運交叉的城堡》和《如果在冬夜，一個旅人》，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壇的崇高地位，並受到全義大利人的敬愛。85年夏，他突患腦溢血，成為全國上下最關心的話題，雖經全力營救，仍於9月19日辭世。86年，短篇小說集《在美洲虎太陽下》出版。88年，未發表的演說稿《為下一個太平盛世而寫的六篇備忘錄》問世。

INVISIBLE CITIES

ISBN 957-13-0847-1 (877)



9 789571 308470

00160



時報
出版

AA19

NT\$160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看不見的城市 / 伊塔羅·卡爾維諾著 ; 王志弘
譯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993[
民82]
面 ; 公分. -- (大師名作坊 ; 19)
譯自 : *Le città invisibili*
ISBN 957-13-0847-1(平裝)

877.57

82008298

城市、文學與歷史

王志弘

——閱讀《看不見的城市》

一

在義大利小說家伊塔羅·卡爾維諾(Italo Calvino, 1923-1985)的作品中,「城市」一直是個重要的主題,其中又以《看不見的城市》(*Invisible Cities*, 1972)最為富麗璀璨,一個城市的故事貫串成爲令人愛不釋手的珠鍊,娓娓道來城市人生的迷魅。本文的評論不以文學批評爲主旨,而要將這本小說放在都市研究的脈絡裏來談,連結上都市史的書寫。但是,一本在書架上歸類爲文學作品的小說(*fiction*),以其虛構(*fiction*),和學院裏的都市研究有什麼關聯,甚至對都市史有所啓發呢?這是個根本的問題,也正是本文評論的線索。

城市與歷史虛實真假的判準在哪裏？都市史寫作的價值與效用何在？怎麼樣才能穿透虛幻與現實的曖昧界線？被評為「魔幻寫實派」的卡爾維諾，在他的城市「文學」裏，會有不尋常的看法嗎？

二

這部「小說」的正文，可以輕易地區分為兩個部分，以不同的字體做形式上的標明。第一個部分是每一章各有標題的短文，第二個部分，則是每章前後馬可波羅與忽必烈汗的對話情景。

如果說這本書有一個明顯的「情節」，那就是馬可波羅向忽必烈汗報告他曾經出使遊歷的各個城市的奇聞，以及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互動。不過，仔細閱讀這些城市的故事，可以發覺敘述的內容，偶爾會超出了我們所熟知的馬可波羅遊記的時空背景，例如摩天大樓、機場，以及一些後來才會出現的城市名稱（如洛杉磯）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輕易地構想另一種情節，就是卡爾維諾自己透過兩個「戲偶」，將古往今來的城市故事搬演給讀者觀眾（「作

者」現身說法，以凸顯小說之爲虛構，正是後現代小說所指認的特徵之一；或者，這可以布萊希特〔Bertolt Brecht〕「史詩劇場」的「疏離效果」來比擬？。或者，我們可以解脫對馬可波羅遊歷的時空背景預設，逕自認定書中的馬可波羅和忽必烈，有特殊的時空穿梭本領，《看不見的城市》因此不過是一部剛好有馬可波羅和忽必烈兩個角色的小說。

《看不見的城市》引用一個混雜了史實（忽必烈）和小說（《馬可波羅遊記》）的典故，其實正好點明了卡爾維諾跨越虛實分界，允許讀者多重解讀、多所思辨的「用意」（作者的用意何在，一直都是個留給觀眾玩味的題目）。

扣除了各章前後馬可波羅和忽必烈的對話，本書總計有五十五個城市故事，歸屬於十個主題，意即每個主題有五篇故事。（這些故事的出現順序，依其標示法和出現章序，有一種結構性的關係，除了第一章和第九章各有十個故事外，各章有五個不同主題的故事，並依序每章出現一個新的主題，依標題排起來，正好是五四三二一的順序。這種有秩序的安排似乎是卡爾維諾的偏好，或許反映了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的形式趣味，但是本文不擬繼續深究。）

以下依序概述這十一個主題所含括的意涵：

「城市與記憶」

第一個主題述說城市的記憶，張開了空間、時間與事件所交織的記憶之網。不同的故事言及記憶的不同面向與內容：影像的記憶、氛圍的記憶、心情的記憶、感覺的記憶。複雜的記憶牽繞人心，與現實糾纏。不過，如果爲了方便記憶（這裏出現了博聞強記的理性企圖），而強使城市不動，則城市枯萎，沉陷記憶之中，則人生枯萎。而且，經過時間的改造，城市的血脈終致斷裂，記憶中的老城市，真的只存在於記憶和影像之中，只是想像所串連起來的連續性，依然發揮了解釋、評價與影響現實的作用。

「城市與欲望」

有創建一座城市的欲望，有一座城市所創建的各種欲望，欲望是對應著缺憾與幻想中的滿足而升起。但是，欲望的形式與形成不全然是主觀的臆想，做爲人類之活動沉積的城

市，正以其固化的形式賦予欲望形式，或者說是將欲望投射在空間化的形式之中，並同時以其空間佈局，捕捉飄忽的欲望。可是，爲了囊括所有新起的欲望，城市也不得不隨欲賦形，與時俱變。

「城市與符號」

這一組故事描述城市所披的抽象符號外衣，闡釋名與實、符徵與符旨、語言與事物之間的分離和不一致，進一步點出城市的表面與內裏、燦爛與灰暗的兩分。更重要的是關於城市的論述、描述城市的那些字眼，經常取得了自存的生命，而取代了地面上的城市。弔詭的是，如果我們沒有了字詞，甚至無法想像和記憶城市，符號的外衣原來不是可以穿脫的定製衣飾，而是隨著城市一起成長變化的表皮，緊緊黏著城市的筋肉。

「輕盈的城市」

這些故事說的是城市結構的「原型」：千井之城地底湖的構造、欲望與城市形式配搭而

造起的城市、只由水流的管線構成的水神之城、工作和玩樂兩個半邊拼合而成的城市、吊掛在山谷上的繩索之城。這些故事以不同的切面，講述構成一座城市的骨架、結構或原理。這些或許不為居民所識的原理，並不因此減損其左右城市命運的能力，並且經常在據之而構築起來的傳說、神話和宗教上，顯露其若隱若現的身影。

「貿易的城市」

在貿易的城市裏，交換的不僅僅是金錢與貨物，同時進行的還有記憶、欲望與眼光的交換，身分、角色與生活的交換，乃至於整座城市的交換。在交換的時刻裏，交換的各方也建立了關係，而這些關係經常是固定模式的重複，交換常常只是元素的互換，而非結構的轉換。不過，在交換的過程裏，在關係的網絡裏，移動通行的路徑是如此繁複多樣，即使關係的結構不變，往來互動的方式卻無窮盡。

「城市與眼睛」

這一組故事說的是觀看，是觀看所預設的一段距離與位置，是觀者與被觀者的對應。一座城市的形貌隨著觀看的心情、立場、角度與生活方式而定。每一雙眼睛裏映照著一座城市，千百萬雙眼睛裏映照出來的城市所構成的混合體，是石正好是地面上的那一座城市呢？

「城市與名字」

城市的名字將關於城市的論述和字詞都凝縮起來，成爲一句咒語。城市的名字與實質，城市的論述與現實，論述與記憶之間，總是有差距，但正是有這些差距所展開的空間與時間，人與城市才得以存活，而不致窒息。城市的名字歸予城市的所在地，還是歸予造就城市的活動和人？或者根本就是歸予名字所喚起的記憶和景象。城市名字的更替與維繫不僅是歲月與地理的轉移，同一個名字底下，有著城市的錯亂系譜，以及古老城市之名的榮光

所促動的建構系譜的欲望。

「城市與死亡」

死亡不僅是時間的斷續，也是空間的隔離。這一組故事講述城市裏人的世代承遞，以及結構的長期變化。死去的不是已經消失而不再存在，死亡是一個現存的範疇與領域，散佈在城市、言語和實際的日常生活之中，因此，「過去的」對於活著的，進行中的事物，仍有其模塑的力量。如果誕生使得存在有希望，那麼死亡使得存在更爲真實。

「城市與天空」

這一組城市與天象的故事，視天空爲城市（人世）的理想、欲望與真理之所在，天體的運行法則，經常被視爲城市建構的原則。天空也代表一個全盤的視野，由此可以偵知和觀測我們置身城市的織理之中，所看不到、察覺不到的事物或道理。但是，天象與天體不正是人類世界的投影嗎？那麼到底哪個是原理或根本的所在呢？

「連綿的城市」

都市的蔓延與自然世界的被侵吞，是卡爾維諾在這組故事裏爲之歎息的現象。現代城市的廣袤，是城市向外擴張的結果，而且城市是一個消費與製造垃圾的核心，將殘餘堆擠到邊緣；而都市景象的重複，使得不同都市的名字失去了實質的差異。最終，都市成了沒有外在，沒有自然，沒有一個可供逃離、脫身和反省觀照的對立面的龐然怪物。

「隱匿的城市」

潛隱的、看不見的城市，不是目光之所不能及，而是心神不在之處，是被忽視的地方。隱匿的城市是想像、欲望、記憶、死亡、記號的包被之處，看不見的絲線穿透綁縛了意想不到的人事物的組合。這些隱匿的東西也許一直存在，但看來像是只在一瞬之間，或許只有在日常生活剎那的裂縫裏，才能見到與察覺。只有以不同的眼光，懷抱好奇，於不疑處有疑，才可以照亮這些角落。

三

其實，十一個主題或隱或顯穿插出現在每一個城市故事之中，而不拘限於標題。藉由忽必烈和馬可波羅的對談（聽故事者與說故事者的關係），卡爾維諾傳達了另外幾個重要的訊息，都是有關敘事與論述的建構，以及真實和虛構之難分：

(1) 習得忽必烈的語言之前，馬可波羅以物品的搬弄，配合了手勢來表達，雖然在意義上不像語言那樣精確，卻因此有多重解讀的可能，聽者與讀者可以自在地想像，也可以索性略去不理，有參與其中一起操演的空間，不必像聽熟悉的語言一樣，必須逐句逐字依循規範，而被綁縛在僵硬細密的正文之中。據此，《看不見的城市》就是一則則的寓言，是有言外之意，而讀者必須自行思索的寓言。

(2) 論述沒有窮盡之時，總是有可以繼續說的東西，這不是因為無法造就一種論述的原則或規律，來掌握一切可能被提及、被描述，因而可能存在的事物（以論述來捕捉現實，已是好幾代人的意圖），而是因為論述背後總是有浮動漂移的欲望，使論述一直編織下去，

甚且論述談論的就是論述本身，而真實則只做為論述（欲望）的對象而存在，不再有一個論述之外獨立獨存的真實可以辨視出來。

(3)但是，在論述停歇之處，我們也總是摸得到、看得著的城市，是否就是真實之所在了呢？真實是在石塊灰泥之中，是在人的活動往來之中，還是在心情與感覺之中，是在於飢餓和死亡？當我們反思之際，論述又潛身而入了（因為思想總是透過論述進行）。但是無論真實是什麼，以及真實是否能被探知，若無一設定的「真實」做為基礎，論述也無從著根生長，因為論述總是有一個對象（即使那個對象是論述自身，此時，論述即真實本身）。

(4)無論如何，論述要不抽象乾枯，便要經常有欲望、記憶、驚奇、幻想、感覺、身體的活水灌注。

四

(一) 論述中的城市與城市中的論述：再現與現實

《看不見的城市》是關於城市的論述，也是閱讀了城市之後的記錄，因為誠如賀龍·巴赫德(Roland Barthes, 1986:92)所述：「城市是個論述……我們僅僅藉由住在城市裏，在其中漫步、觀覽，就是在談論自己的城市，談論我們處身的城市。」據此，城市本身是有意義而可讀的正文，而且城市正文的寫作者，正是生活其中的人，透過人的實踐（居住、漫步，及其他種種活動），不斷書寫城市。當然，城市不像語言一樣有一定的字彙和語法，但也有其慣用語和發言立場。當然，視城市為論述的同時，已經引發了論述的材料，以及發言者和接收者是誰的問題，這也連帶了「城市是什麼？這個字所指為何？」的問題和「再現(representatipn)與被再現之現實的區分」的問題。

論述的材料不僅是語言，也是任何能形成有意義之連繫的事物，亦即具有表意作用

(signification)的事物；論述的發言者不僅是人，也是具有發散、溝通意義能力的事物與活動；論述的接收者不僅是有理解意義能力的人，也是受論述所影響的事物和活動。其實，在這麼界定的時候，以語言或象徵體系為再現，以物質為被再現之現實的傳統觀點，已經動搖了，因為此時語言本身可以是再現的對象，而物質與實踐也可以是再現之憑藉。

這裏所蘊藏的再現\真實，已經是一個多重視點\多面體（多重現實）的講法。由於論述之憑藉是多樣的（不僅僅是話語），發言者、接受者也不定於一尊，再現就是多重視點的再現，而做為論述之對象方能被我們知覺到的現實，遂成為一多重現實（是否有一個真實不虛的現實在論述之外存在，在此是一個置入括弧的問題）。詳言之，現實是多重的，論述也是多重的：以論述來談論城市，但城市本身也是論述；可以話語、以石頭灰泥、以身體姿勢、以行動來發言，也可以話語、石頭灰泥、身體姿態、行動做為論述的對象。據此，城市也是多重的了，因為城市便存在於關於城市的多重論述（discourses of cities）和做為論述之多重現實的城市（cities as discourses）之間。

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作為一部文學作品，已經暗藏了現實的多重性與論述的多重性。卡

爾維諾在〈文學裏現實的諸層次〉(1978)一文中，提及文學作品有許多層次的現實，而文學正是立基於這種多層次的區別之上，如他所舉的例子：「我寫道荷馬說尤里西斯說：我曾經聽過女妖的歌唱。」我、荷馬、尤里西斯、女妖這幾個主體，都位居文學敘事的不同層面，所牽連的是不同層次的現實（真實與虛假的問題在此就不是根本的了，因為真假成了在不同層次隨論述之運作〔別忘了，這是一種權力關係的牽扯〕而變動的性質，是鬥爭的標的，而非先驗的存在）。

這裏關於論述、再現與現實的講法，會讓人聯想到尚·布希亞(Jean Baudrillard, 1983)的擬像(simulation)與過度真實(hyper-reality)的提法：到了擬像的年代，已經沒有再現與被再現的對象之間是否相應的問題，因為擬像取代了現實，擬像之外沒有現實，只有比真實還真的「過度真實」。但是多重論述和多重現實交纏的提法，卻不取消現實的存在，而是指出現實及其論述的不可割離，以及論述與現實的多源多樣。而且雖然現實的各個層次區別，是（透過論述）建構出來的，但是這些建構並非純屬心靈產物，而有其物質性的經驗和實踐為基礎，也就是說，論述有其物質性（亦即，透過多重多樣論述的區劃分類與